

(台湾)
独孤红作品集

名劍名珠

上



(台湾)
独孤红作品集

名劍名珠

下



(台湾)
独孤红作品集



ISBN 7-80506-537-3



9 787805 065373 >

ISBN 7-80506-537-3/I · 227

定价:25.80 元(上下)

独孤红武侠作品集
28

名剑名珠

①

(台湾) 独孤红 著

独孤红武侠作品集

28

名剑名珠

①

(台湾) 独孤红 著

(内蒙古)新登字 004 号

名 剑 名 珠

作 者 独孤红
责任编辑 文 奇
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(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)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装订 富华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18 字 数 36 万字
1998 年 8 月第 1 版
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 1—10000 册

ISBN 7 - 80506 - 537 - 3/I · 227

定 价: 25.80 元(上下)



独孤红简介

台湾新派武侠小说家。本名李炳坤，1939年生于河南开封。1963年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，曾任中学教师、广播记者等职。学生时代，独孤红酷爱古典文学，尝试撰写武侠小说，以一部《紫凤钗》一夕成名，轰动台湾，之后《丹心录》、《满江红》、《玉翎雕》、《孤骑》相继出版，各家出版社争相求稿。稿约自此不断，再无暇兼顾公职，遂辞去电台工作，专心从事写作。独孤红偏爱撰写以明清宫廷为背景的武侠小说。从事写作至今近30年，作品达60余部，名列台港十大名家，风靡海内外华人世界，所撰武侠小说无不一版再版。被誉为台湾第一快手。独孤红热爱戏剧，近年来则以部分时间从事电视剧本的编写。屡创收视佳绩，造成轰动，近年来编写的连续剧《一代女皇》（台湾版）、《怒剑狂花》已在大陆各地电视台陆续播放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推车汉子	(1)
第 二 章	大难题	(26)
第 三 章	深 访	(47)
第 四 章	圈 套	(60)
第 五 章	夜 袭	(102)
第 六 章	曙 光	(134)
第 七 章	黄绫囊	(175)
第 八 章	恩 召	(238)
第 九 章	贺 礼	(299)
第 十 章	真 情	(354)
第 十 一 章	小香袋	(442)
第 十 二 章	大阴谋	(501)

第一章 推车汉子

大晌午天儿，日头能烤出人的油来。

脱光了衣裳，还想能再扒层皮，硬邦邦的黄土路，脚底下有火似的烫。

看这条路上来往的人，戴着大草帽还不住地挥汗，薄薄的一袭衣衫跟淋了雨似的，都湿透了。

热不是，流汗不是，那是别人，有个人就不热，就不流汗！

养尊处优的富家公子？不！

修身养性，心如止水的隐士高人？不！

有人遮荫，有人打扇子，或是泡在水里，坐在一方大冰块上？不！

人家是个推车的汉子，卖力气的苦哈哈。

人家也是在这条路上，推着他的车往城门走。

他就不热，别人被太阳晒得咬牙咧嘴，人家眉不皱，眼不闭，气人的是嘴角还噙着一丝笑意。

他就不流汗，别人衣衫湿透、浑身汗流，他脸上一点儿汗星儿都没有！

他身上只有一样，仆仆的风尘。

这位推车汉子，有着一副健壮硕长的身材，头上戴顶宽沿儿大帽，身上穿的是套黑裤褂儿，卷袖子，卷裤脚，腰里还扎条宽布带，脚底下穿的是双草鞋。

典型的苦哈哈打扮。

可偏偏，人有那么点儿不像苦哈哈的。

挺白净、挺白净的一张脸，长长的两道剑眉，黑白分明的一双星目，高而挺的悬胆鼻，不薄不厚、嘴角微微上翘的一张嘴，这模样儿，简直就像京城里害得多少大姑娘、小媳妇儿茶不思、饭不想，到了夜晚睡不着觉的那位戏台上的名武生白云飞，哪像个苦哈哈。

再看那露着两段手臂的一双手，健壮是够健壮，可是白净细嫩赛过大姑娘藕棒儿的粉臂，吹弹欲破的玉手，哪像个苦哈哈。

可偏偏，他就这么一身苦哈哈打扮。

再看他车上，左边，是两个乌黑发亮的小坛子，肚儿鼓鼓的，壮汉的拳头都比它大。

右边，搁着个布包，三尺来长的一个布包，细细长长的。

除此而外，别无长物。

这又哪像个苦哈哈。

不像归不像，可没人留意他。

这当儿大太阳底下，谁都恨不得肋下能长翅膀赶路，赶紧回到家里，或是找个凉快地儿坐下来喝碗凉水，解开扣子吹吹风，谁有心情注意他？

路上是没人注意他。

可是一到城门口儿就不同了。

今几个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城门口戒备森严，如临大敌。

九门提督辖下的步军，平常守城门了不起八个，外带一个小小的蓝翎武官。

今几个不是，硬是多了一倍，站了十六个，武官除了两个蓝翎的以外，还多了个红顶子的，另外，往里还背着手站着个瘦老头儿。

瘦老头儿归瘦老头儿，太阳穴可是高高鼓起，两眼也炯炯有神，明眼人一看，就知道是个练家子，还是个好手。

十六个旗勇全闲着，正在监查进出，尽管头上顶着大太阳，可没一个提不起精神，没一个敢偷懒。

推车汉子刚近城门口，那个红顶子武官就盯上了他，两眼透着狐疑，眉毛往上一掀，就要过去。

瘦老头儿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到了他身边，伸手一拦，冲那推车汉子眨了眨眼：“过来！”

推车汉子还一脸的茫然：“您——叫我呀？”

“废话！”瘦老头儿脸色一沉：“不是你还有谁？过来！”

“是，是。”

推车汉子答应两声，忙推着车过去了，从十六名旗勇中间过去的。

既是瘦老头儿叫他过去，还会有谁监查他。

许是推车汉子模样儿不像苦哈哈，实际上真没什么，瘦老头儿问了他几句，谁也没听见都问了些什么，然后就摆摆手让他走了。

于是推车汉子推着他那辆小车进了城，京城。

顺着前门大街前走廿来丈，东拐，街口有家客栈，招牌挂的是“京华”，推车汉子就在“京华客栈”门口停下，把车往墙根儿一靠，左手托着两个小坛子，右手拿起细长的布包，迈步就进了客

栈的门儿。

伙计带路进一进后院，要领他上东屋。

推车汉子摇了摇头：“嗯！我要二进、上房！”伙计一怔，疑惑地拿眼在打量他，不知道是信不过他这个人，还是信不过自己的耳朵。

推车汉子一咧嘴，笑了，好白、好亮、好整齐的一口牙！

他没说一句，可是伙计定过神，就带他往后走了。

进了上房，送茶、倒水，伙计尽管不带劲儿，可没白忙，临出门，手里多了一块白花花的银子。

这下伙计乐了，精神也来了，心里的一块大石头也落下了，不怕收不到店钱了。

搁好东西洗把脸，推车汉子把手巾往水盆里一扔，不知道是跟谁，说了一句：“您还真不让我闲着，连喘口气儿的工夫都不给。”

话刚说完，门开了，走进个人来，正是刚才城门口儿盘问他的那个瘦老头儿。

瘦老头儿眉头皱得老紧，进门就埋怨：“小七儿，你是怎么回事儿，这身行头，这身打扮——”

推车汉子抬手拦住了瘦老头儿的话：“五叔，这身行头，这身打扮，可是您交代的！”

“可是你的脸、手、胳膊——”

“那没办法，天生的，要怪您怪我爹我娘。”

瘦老头儿眼一瞪：“小七儿，我把你调来，是让你来气我的？”

“谁说的，您瞧！”推车汉子转身已把两个小坛子托在手中，

笑问：“这像是气您吗？”

瘦老头儿道：“这是——”

“特地从家里给您带来的，您最爱的。”

瘦老头儿直了眼：“十里梅香？”

“您以为是什么？”

瘦老头儿疾快如风，劈手一把抢过两个坛子，一个夹在胳肢窝，腾出一只手，拍开一个坛子的泥封，“啫咚”就是一口，满屋子酒香，还带梅花味儿。

“乖乖，可没把我馋死，什么烧刀子、二锅头、绍兴、茅台，去他的，赶明儿全扔进护城河里去。”

“这能算气您吗？”

“你小子别得理不饶人，这只能算像点儿话，还得罚，罚你晚上上家里陪我喝两盅。”

“您让我来，就是为陪您喝酒的？”

瘦老头儿脸色一整：“这儿不是谈正事儿的地方，晚上家里去，我让玉妞儿烧两个拿手菜等你，我走了。”

瘦老头儿说走就走，快得像一阵风，人不见了，满屋子还飘着酒香。

推车汉子笑了，往炕上一躺，两只手当枕头，眼望着顶棚，笑着，笑着，突然不笑了，代之而起的，是一脸乌云似的阴霾。

日头刚偏西，“鹁子胡同”两扇小红门前来了个人。

看人，像那推车汉子，可是看行头，看打扮，全不是那回事儿。

一件白府绸的长衫，一条乌黑发亮的发辫，脚底下是双雪白

的薄底快靴，手里头多了把玉骨描金摺扇，十足的风流潇洒公子哥儿，哪是那推车汉子。

他在门口站了一下，四下里略一张望，见胡同里静悄悄的没人，左手撩起长衫下摆，微一弓身，人已经上了墙头，往下一飘，人就不见了。

院子虽小，厢房、上房一应俱全。

公子哥儿一近东西厢房，也不往上房走，往右斜身，轻快得像一阵风，从上房屋角往后而去。

刚绕过屋角，就听见一阵银铃似的小调儿声，从靠后一间屋里传了过来。

同时传出来的，还有铲子、锅相碰，菜下热油锅的炒菜声，但是炒菜声掩不住银铃般的小调儿声，即便是个饿了三天的人，也不会觉得炒菜声比小调儿声来得悦耳。

公子哥儿轻轻地挨过去，挨到门边儿探头往里看，他看见

是厨房。

厨房里有位大姑娘正在忙，只看见影子，可是只看见背影就够了。

乌油油的一头秀发，没一根跳丝儿，一条长长的发辫，拖到腰际摆动着，刚健婀娜的娇躯上，裹着不宽不窄正合身的白底碎花绸裤褂儿，脚底下一双绣花鞋，衬饰工绝。

窄窄的袖子卷着，露出嫩藕般两段粉臂，玉手里拿着锅铲儿，嘴里正哼着小调儿。

小调里少不了哥呀妹的，人家姑娘刚哼一声“哥呀”，他可恶

地硬接了一声“妹呀”。

接这一声不要紧，眼前乌光一闪，锅铲子带着热油星儿飞了过来。

他算躲得快，容得锅铲子擦耳而过，抬手一把抓住了铲子把儿。

这儿刚抓住，厨房里姑娘又抓起菜刀转过了身，一排整齐的刘海下，是美煞的杏眼桃腮。只见她微一怔，旋即圆睁了杏眼：“怪不得你敢跑这个门儿来做贼，原来你有两下子，瞎了你的狗眼，你也不看清这是谁家？”

姑娘带着一阵香风扑到，手里的菜刀当头砍下。

他也快，一扬锅铲子，“当”地一声架住了姑娘的菜刀：“姑娘，锅里的菜糊了。”

恼人！

“碍不着你的事儿！”

姑娘一翻皓腕，菜刀顺势劈下。

他一沉腕，“当！”地一声又挡住了。

“这儿是巡捕五爷的府上？”

“你的狗眼没瞎，胆忒大了！”

姑娘噙腕递刀，刺了出去。

他一转铲子，铲子头恰好封住了刀尖。

“姑娘做菜是为晚上款待客人？”

“有青菜没肉，割你几块下锅！”

姑娘刷、刷、刷又是三刀。

他脚下一动没动，也没用铲子封架，只上身移挪，一连躲过

三菜刀，潇洒、从容、还漂亮。

姑娘怔住了：“你很有两下子。”

“岂敢，五爷的‘十里梅香’送回来了吧？”

姑娘猛一怔：“你——”

“打‘口外’来的，承主人盛情，邀宴晚上，可是我想看看儿伴玉姐，所以早来了一步。”

姑娘手一松，菜刀落了地，满脸是惊喜：“你，天楼哥？”

“我姓龙，全名叫龙天楼。”

姑娘喜极三不管，扑过去伸粉臂就搂个结实。

“哎哟！玉姐儿，菜糊了。”

真糊了，闻见了糊味儿。

姑娘猛定过神，羞红了娇靥，连耳根子都红了，急转身一阵风扑进厨房，端锅、灭火，还是慢了一步，菜糊了。

姑娘她带着满脸的羞红跺了脚：“看！看！天楼哥，都是你！”

这位天楼哥看了看一锅倒有半锅黑焦的菜，也傻眼了，直说不出话来。

姑娘玉姐又娇嗔道：“人家听爹说你来了，有心做几个好菜给你接风洗尘，偏偏你跑来——你好可恶！”

说着，说着，姑娘的眼圈都红了。

这位天楼哥大吃一惊：“玉姐儿，别生气！——”

“我怎么不生气，一听爹说你来了，提着篮子就往菜市跑，买回菜来连摘带洗忙乎了大半天，好不容易刚下了锅，做得好不好，是我这点心意，如今这点心意全让你——”

话说到这儿，姑娘她竟然掉泪了。

这位天楼哥大急，忙陪笑脸：“别掉泪，好玉姐儿，你知道，我自小就怕这个，算我没口福，都怪我爱逗，其实，我倒是挺喜欢吃糊菜的。”

这位天楼哥的原意，是想安慰姑娘，不忍让人家姑娘太伤心。

岂知姑娘一听这话更气了，把手里的炒菜锅往这位天楼哥面前一杵，赌气地道：“好，你吃，我看着你吃。”

这位天楼哥真会安慰人，忙道：“好妹妹，谢谢你！”

伸手就要去接炒菜锅。

玉姐姑娘玉手一缩，皓腕一翻，一锅糊菜倒进了灶旁的泔水桶：“你疯了，糊菜也能吃，不怕肚子疼生病。”

这位天楼哥没来得及拦，一怔道：“可惜了！”

“本来就可惜，暴殄天物，还不都是你，别站这儿让我看了生气，屋里坐着去，茶卤沏好了，自兑着喝，我再给你做！”

转身就去刷锅，嘟囔着又道：“我这是天生的劳碌命。”

这位天楼哥嘴里答应着，脚下可没动，一脸的机灵相，岂会是傻子，这会儿怎么能图现成，大模大样屋里坐着喝茶等吃去。再说陪着这位跟朵花儿似的玉姐妹妹，也绝不是难受的事。

玉姐刷完锅扭回头，一怔：“咦，你怎么不去呀！叫你屋里喝茶去，你没听见。”

“听是听见了，不过，好妹妹，准我在这儿打个下手行不行？”

“男人家没有在厨房待的，打下手越帮越忙，你就别再惹我生气了，要是愿意在这儿站，不怕看脸色，听难听的，你就在这儿站你的。”